禮記通解

禮記通解卷七

郝敬習

曾子問第七

先儒謂曾子忠信傳習。知天下義理日新。事變無窮。故歷舉吉凶之禮雜出不齊之事為問夫子隨事剖決所謂遇變而能權也。愚按禮之為用。洋洋萬殊。非盡成法可拘。聖人盛德之至。從心卽矩。衆人以為細微曲折。皆有舊章。設局求合。故其問迂闊。而其答亦委瑣非曾子守約之學。與聖人一貫之旨。議禮之家所以託而傳也。讀者裒聚而會其通。裁其當焉。斯可

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皮)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昭)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催)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

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君薨世子生。謂君薨無嗣。喪在殯而適嗣始生也。攝主。謂大臣攝主國事者。北面西階之南。周人殯于西階。臣子朝夕哭位皆在東階下西面。今將就殯位告。故于西階下北面也。裨冕。衣裨衣而戴冕也。裨之言埤。猶副也。舊說天子六服。大裘爲上。餘皆爲裨。雖衮冕亦裨衣之上者耳。兼衣言冕。卽冕以該衣也。冕吉

祭之服喪凶服吉者重世子始生也獨大祝裨冕者祝以吉事告也束帛帛五匹爲十端成一束升階盡等升盡階級近堂也不升堂不敢逼近君柩也命毋哭將有告也哭止勿讙故惟祝聲告必三如死者衆也某指生子之母奠幣殯東几上不敢委于地如死者親受也衆主人君同姓之親房中哭者婦人也哭不踊者西階上哭不踊反東階下行朝奠即位哭而後踊也朝奠不言踊常禮不及也小宰升堂舉幣已告則舉其束帛出埋之兩階閒也三日世子生之三日見于殯且告名也大宰冢宰大宗宗伯少師教世

子者也奉子以衰謂以凶服承藉世子抱之入門入殯宮門子拜稽顙哭少師擁之拜哭也前告子生哭不踊此以子見哭踊者前告因朝奠不備禮此以子見告名情更切也踊三者三凡踊以三爲節九踊成三也降東反位降西階反堂下東哭泣之位皆袒踊則袒其衰也子踊少師抱而踊也襲衰杖袒踊畢皆襲其所袒之衰執杖奠饋而出也奠亦朝奠以名徧告以世子名徧告羣神禮子生三月君名之今三日名者將以爲喪主故攝主遂名而告之殯猶其名于君也三月名于禰告禰主也是時主猶在殯宮

按此篇煩文瑣屑不似聖人語而此章義疏畧三日見子有攝主人在初告生子而攝主人不與何也祝史以子名徧告五祀山川而不及宗廟社稷非闕與兒生未可離房戶抱于諸大夫手哭踊喧闐非所為保護也三日嬰兒何足與識禮事而亟亟躁擾虛文無實不如遲之三月後乃近情耳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

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此記諸侯出行之禮其覲天子行也必告奠于祖與禰將告奠先冕服出臨朝命祝史使告社稷宗廟境內山川乃命卿大夫上中下士五官居守而後行道而出者祭道路之神而遂出宿也大約不過五日告徧即行過五日告不徧不成行是遷延怠慢非所以忠于神明敬天子也諸侯自相見行則但告禰不告祖祖尊禰親天子尊而友邦親也禮朝服輕于冕皮弁緇衣而已冕衣則刺繡也臨朝而命祝史告社廟

及所經過山川社稷其境內他山川不徧告所往有尊卑故禮有詳畧也出而反不敢遽入必親告于祖禰命祝告于前出所告之社稷山川而後臨朝聽其久曠之政乃入宮此反國告至之禮覲天子與諸侯相見皆同

按古者天子非廵守諸侯非述職不行故晏子曰無非事者出以有事不敢慢遊故告于神戒于衆而後出居以有事不敢廢守故出必命官反必聽政而后入如是則焉有流連荒忘廢時失事之咎人主所以動必以禮出入起居必愼此聖人制禮之義也相見

行告禰不告祖太區別後章言天子諸侯將出以幣
帛皮圭告于祖禰鄭并此章牲幣改爲制幣然焉知
皮幣之爲是牲幣之爲非乎凡鄭言禮舍大拘細類
此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
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
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
輕禮也

並有喪謂父母同時喪則葬孰先後也葬先輕而後
重謂先葬母後葬父奠先重而後輕謂先奠父後奠

母蓋葬爲奪情之事宜先輕奠爲奉養之事宜先重自啓及葬不奠謂如母先葬自啓殯之奠朝廟之奠祖奠遣奠皆不設也哀次謂殯宮門外孝子所居倚廬柩過此拔留哀慟今母行父在殯故亦不哀次反葬設奠于父而後致辭以告于父之殯所謂奠先重後輕也遂脩葬父之事所謂葬先輕後重也其旣葬而反虞也亦先虞父後虞母也

按此章所謂先後蓋早暮之間非差月日也喪服母輕于父故母葬宜先奠宜後然自啓及葬不奠行不哀次何異路人故鄭註作不奠父解然旣云奠先重

後輕又何謂不奠父奠母乎其實本文謂先葬者禮輕故奠哀總俟父柩出備禮耳與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正同而此章之說于人情尤未當解者所以曲為周旋卽如所謂自啓及葬不奠父于義何居一日在殯朝夕奠自不可缺因母葬廢父奠豈得為禮父母可合葬則同啓同奠于禮非害何為此差別此章殊不似聖人之義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領諸宗男宗婦領諸宗女宗法所不可闕也故宗子雖七十婦死必再娶若恆人六十陽道絕可無

娶矣惟宗子不然

按此章亦不似聖人語七十之宗子繼娶娶老婦乎娶幼女乎幼則非偶老則改節烏可爲宗範或曰七十老而傳可也然宗子未死而使其子爲宗子是家有兩宗也既云宗而可兩乎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者謂非宗子年七十無主婦則可然苟非宗子而未老安得皆曰可兩言皆非至論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

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

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此章論冠遭喪之禮有三臨冠而聞齊大功之喪一也冠期將近而有齊衰大小功之喪二也父沒而冠三也將冠子謂父將冠其子也冠者至謂賓贊已至門也齊衰謂期及三月之類大功五月內喪則廢謂喪在同大門內則冠禮可廢喪在外則不廢冠但不設醴飲賓客冠畢卽徹饌埽地爲位哭因冠者已至

而酌行其禮如此若冠者尚未至門則廢不行可也如冠期尚遠先有齊衰大小功之喪不必改期卽用喪服冠亦可曾子又問然則除喪之後不復改行吉冠之禮乎夫子引諸侯賜冠于天子禮以明旣冠無改冠惟服除饗賓贊補喪時之未備者而已諸侯大夫未冠除喪入見天子天子或賜之冕弁服冠于天子之大廟歸惟設奠告廟卽服天子所賜冠服無再冠也如此者但有醮冠者之禮無醴賓之禮蓋醮則獨酌冠者醴則獻賓歸俎冠于天子廟天子醮之歸國不改冠無賓贊故無醴此因喪冠者亦不再冠不

饗賓惟醮冠者而醴賓待除喪後亦謂之有冠醮無冠醴也不言喪除醴賓者因于後父沒而冠已祭而後饗冠者之文可見也父沒而冠謂父喪旣除行吉冠禮者也齊衰大小功可因喪服冠若斬衰必服除然後可冠冠則有賓贊冠畢則告父廟見伯叔父而後設醴以饗賓贊明不得如賜冠者之有醮無醴也

○按此章之說亦可疑門外之喪冠而不醴可也古人聚族而居門外應非遠冠畢往哭于其家不可乎何至徹饌埽地哭于冠位也元服三加彌尊以凶喪之冠禮成人於祝辭甚無當耳冠未及期宜且廢改

俟期功外亦可何至以喪服冠之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旅衆也酬勸飲也謂祭畢賓主長幼舉酒交相勸酬以徧也凡祭皆然曾子問何祭獨不然夫子謂獨小祥練祭獻尸賓畢主人洗觶升西階上北面酬賓此旅酬之始奠觶于賓而賓辭遂止不復酬也蓋小祥喪事未除禮從簡畧故鄭云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

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未純吉是也魯昭公練
而旅酬於禮爲不及孝公大祥而不旅酬於禮爲過
皆非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
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
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
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
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
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
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

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此明居喪奠祭之禮曾子始問本謂預他人奠饋而特舉大功者以斬齊服重知不可與吉祭大功稍輕或可與於喪奠之凶禮乎夫子告以身有喪服但可為其所服者奠可天子以下奠饋之禮明之則其不當與他人無服者之奠可知而曾子未達又問小功輕於大功或可與於他人之喪祭乎夫子告以身有

喪服但可爲其所服者喪祭引天子以下喪祭之禮明之則其不當與於他人喪祭又可知而曾子又未達乃問有喪服可以與於相識者之祭乎夫子以吉凶不相瀆雖輕如緦麻在已亦不可吉祭則其不可助他人吉祭可知曾子三問於已喪先大功次小功次緦麻由重漸輕也於與祭先饋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漸吉也及聞聖言乃知有喪服者無輕重皆不可爲人奠祭因疑除喪與人饋奠或可夫子亦謂甫脫衰絰即與他人代奠忘哀大速亦不可則吉祭之不可又明矣惟爲有喪者擯相則可亦不甚許之然

則雖緦功之喪必除服乃可爲人代奠齊斬之喪必待已吉祭後乃可爲人執事苟非君喪義重奪恩未有身居喪爲他人執事者矣故問大功以下饋奠答雖斬衰皆可問小功以下與祭答雖斬衰亦可者皆謂臣有父喪而外遇君喪以斬奠斬所奠之死者亦當以所服服之故爾不然緦而祭說衰而與奠尚不可況居喪爲他人奠無服之死者乎決不可矣緦不祭謂士也後章云士所以異于大夫者緦不祭饋奠謂柩在殯朝夕奠朔奠殷奠之類孝子哀毀昏迷不成禮必使人代之喪祭如三虞卒哭祔練祥之

祭皆孝子自主而他人相之也曾子問意在饋奠他人夫子答即饋奠其所爲有服者輕服謂輕已之服重相爲謂急于爲人非此之謂言非謂他人謂於其所爲服者耳天子諸侯之喪羣臣皆斬衰雖有父喪斬衰亦與奠大夫之喪其家臣亦斬衰不敢同天子諸侯惟大夫死者之昆弟雖已有齊衰爲此大夫死者亦齊衰故得與奠士喪不敢同大夫惟朋友之無私服者與奠若執事多朋友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謂爲死者服大功以下者也又不足反取諸大功以上亦謂爲死者服大功以上者也彼自無私服故得

取之皆未有在喪爲無服之人奠者矣祭謂喪祭虞
祔之類天子諸侯之喪祭不斬衰者不與祭言君喪
凡羣臣皆斬衰也大夫齊衰者與祭不盡皆斬也相
識以下兩問夫子乃直言有喪不可與奠祭之義緦
不祭謂已有緦麻之喪不自舉吉祭廢除也與饋奠
與他人饋奠也饋奠非吉祭已廢服非在喪則可耳
說脫同謂初脫衰服餘哀未平卽與他人饋奠非禮
也擯相爲有喪者迎賓客相禮事可者僅許之辭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昏禮既納幣請期遭大喪則止不親迎女父喪壻稱其父命使人弔女母喪壻稱其母命使人弔壻不自主也壻有喪女弔亦然致命謂壻家致還其許嫁之命不得嗣為兄弟謂喪期尚遠恐女過時故云不得嗣此為兄弟也不言夫婦未成昏也言兄弟夫婦相

敵有兄弟之誼也使某使者名也免喪弗取壻終守前言不欲變然後女父母以女嫁他族也

按夫婦人倫之始父母喪不嫁娶禮也然業已納幣請期盟約已成父母之命已定喪畢而親迎可也免喪不取于義何居盟成而背之必有他故無故不娶記以為禮是何禮與男女室家皆命自父母父母亡中道變更失信負義不可為訓此類皆後人臆說非聖人之言讀者當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

女反始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
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
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
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女改服改其來嫁之服衣裳相連曰深衣布麻布縞
生白絹總所以束髮男子曰免婦人曰總皆初喪未
成服之服女聞舅姑之喪在塗卽改服奔喪時未成
昏而婦之分已定故聞喪卽奔女父母死則女反不
奪其喪也聞齊衰大功則至壻門男女就次改服而
哭輕重之等也不言小功以下喪輕則俟昏畢而改

服哭可也除喪不復昏不補行同牢饋舅姑醴婦之禮也祭重于昏祭過時不補昏可知也

按齊衰大功之喪不重于舅姑宗廟親迎未至昏禮未成舅姑祖廟未見遂改服即位而哭于義何居昏禮見舅姑奠贄盥饋父母存而以齊衰大功廢無乃重繼父從昆弟而輕父母乎似亦不待除喪而後行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不息燭不寐也不舉樂感傷也思嗣親謂人子娶妻將嗣續其親有代謝之感也三月廟見謂舅姑已沒新婦俟三月廟祭乃見祖禰必三月者時祭三月一舉則主婦薦豆此時始見于廟父廟曰禰旣見祖廟更擇日見父廟也助祭從獻得與于宗廟之事始成其爲婦之義若舅姑存者成昏之明日即見舅姑至見祖廟亦必以三月舊解未達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

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不遷於祖不遷柩朝於壻之祖廟也皇大也尊稱不祔不以神主祔于姑廟禮爲妻齊衰期杖菲屨居哀次今未成婦但齊衰期耳不杖不菲屨不居哀次從殺也若親迎有期女死則壻以齊衰弔既葬即除未成爲妻也如夫壻死女亦斬衰往弔亦既葬即除未成爲夫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擧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

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二孤謂適庶同主喪則莫適為主二主謂一廟奉二先則莫適為尊嘗禘郊社大祭也惟所尊之神一位在上無有與之并者況主喪之孤在廟之主又可二乎出師必取遷廟之主載于齊車示尊奉也齊桓公無遷主作僞主行反以僞主藏于祖廟故廟有二主

自齊桓公始喪服小記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衛靈公以諸侯弔魯季孫之喪康子以大夫不可主諸侯故魯哀公爲主卽位荅拜而康子又拜稽顙於位若兩孤然此喪之二孤季康子之過非古禮也

按鄭謂君爲主則孝子當哭踊耳雖然孝子豈得終無一拜二主之非禮是古者廟制之數大夫士以上一廟奉一先非謂妣不得配考無廟者不得祔祭也庶人祭廟豈得盡五服之祖考棄之獨事一禰乎二孤之非禮是古人重宗之意後世宗法不行則是庶

子終不得與嫡子同位哭亦匪人情齊自太公至桓公十三世矣諸侯祀五世豈得無遷主且主不藏於廟而爲藏乎何得遂謂之二主也臣從君拜何得遂謂之二孤二主二孤何得遂謂之非禮按衞靈公以魯哀公二年先季桓子卒何由得弔桓子喪事本無稽鄭遂改爲衞出公好信牽强類此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

聃貪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如諸侯五廟大祖不遷則二昭二穆以上五世祖乃其新

遷者也遞降倣此出師巡守則奉此主行蓋遷主不在七廟內故可行齊車神明之車七廟之主謂現在奉祀未遷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一主出則虛一廟非謂取五七廟之主以行也廟未有虛無主者虛無主其故有四天子崩則祝取羣廟主藏于太祖廟若爲凶事聚會然也卒哭之事成而后主各反廟一也本國之君薨亦然二也君有大故去國大宰收羣廟主從行不忍國亡棄其祖考三也諸侯祫祭則祝迎四廟之主合食于太祖廟四也主出入蹕止行人以示尊嚴非是四者廟不虛主豈可因出師而虛在廟

之主以行乎老聃即老子作道德五千言者無遷主謂始封之君或封未及五七世者無毀廟故無遷主主命謂主不行但以幣帛皮圭請祖禰之命奉此幣帛皮圭以行每止舍設奠而後就舍反則告于其主設奠于其廟卒乃斂其所奉幣帛皮圭埋于其廟兩階間然後出重祖考之命不必其主行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

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教子之慈母本外人婦君命爲保傅不與庶母之恩養者同猶男子之爲外傅者等耳良善也古者天子蓋指殷世之王色尚白故燕居著白冠猶後世之練冠也昭公謂練冠可燕居以居慈母之喪不亦可乎

○按儀禮慈母如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期蓋妾子無母父命妾之無子者養爲子曰慈母故誼與親母同鄭氏以天子諸侯絕期不服庶母解據問未及天

子諸侯也慈母與庶母異庶母緦麻可絕慈母如母者父亡亦如母不可絕絕則何取于如母所問即儀禮三年服之慈母答似君子子爲庶母之慈己者即內則云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者也小功而已即云慈母良欲爲服可以義起何至誤爲非禮使有司書之遺譏後世乎魯昭公不知禮詒譏有之豈喪慈母耳公喪親母無戚容況慈母能爲之服乎春秋傳昭公母齊歸之喪公年已三十未嘗少喪母焉得有慈母稱良鄭氏謂非昭公王肅補家語謂爲孝公皆影響附合也古天子練冠燕居鄭謂爲王者爲其母緦

則是降服矣降服自周始檀弓縣子云古者不降上下以其親然則古庶子王練冠之說亦未然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

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

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
者緦不祭句所祭句於死者無服句則祭
旅見衆見也大廟火天子祖廟火也后之喪天子后
妃喪也日食陰侵陽也五方諸侯以兵助討執兵者
各以其方色爲衣如東方衣青南方衣赤之類兵未
詳或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也諸侯與諸
侯相見遇變廢禮凡六其分較早故其廢易于天子
后夫人之喪謂王后與君夫人之喪嘗禘郊社皆天
子大祭遇天子與后之喪雖當祭亦廢如遇日食大
廟火當祭則不廢但接續完事耳接捷也其間儀文

不必從容整備也。如祭而迎牲未殺亦廢天子崩未殯則天子之五祀廢既殯而祭迎尸入三飯即止不侑儀禮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天子諸侯又當加侑今三飯不侑殺禮也酳者食畢而繼以酒也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更酌獻祝與佐食今但酳尸無酢主人以下等事天子既殯而葬自啓殯至于反哭天子之五祀亦廢既葬而祭至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主人卒爵獻祝即止無獻佐食以下等事較前禮稍備者葬後哀漸殺也諸侯祭社稷其神比五祀為重而分比天子

為卑故聞天子崩天子后之喪與己夫人之喪則廢自薨至殯自啓殯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五祀之禮帥率同循也大夫爵尤卑其祭蓋宗廟五祀耳雖俎豆陳列亦廢者有九分尤卑廢尤易故雖齊衰大功之喪亦廢惟齊衰大功在門外者不廢其祭亦尸三飯不侑酳尸不酢而止若大功酢而止若小功與緦麻祭雖不廢惟室中之事而止大夫祭無堂事尸祝佐食主人主婦賓獻酢皆在室至主人獻賓旅酬則于堂階小功緦不行故曰室中之事而止士之所以異者謂士廢祭之禮與大夫異大夫緦祭士雖緦亦不

祭緦祭必其所祭之鬼與己所服者無服如妻父母及母之兄弟姊妹己有緦服而所祭之祖禰於彼無服之類

按救日之禮人事不可但已非眞有物食日須人之救也故春秋書鼓用牲于社以譏巫風說者反以爲禮非也此云各以方色與兵事尤不經兵陰象陰侵陽又可以陰助之乎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今云天子崩既殯祭五祀則是無祀不舉非獨天地社稷可越紼也不幾于以祭廢喪乎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

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練小祥也旅衆也大喪雖及期猶不與人羣立不與
衆同行孝子哀慕專一之至豈可與于他人之喪而
往弔乎且君子行禮有是情飾以是禮自哀其親而
謂以哀他人之親則是弔也不幾于虛乎
按檀弓曾子以母喪之衰哭子張何也彼以同道之
朋比于同氣哀由衷出非無情之禮不弔生而哭死
何傷曾子所以爲善用禮也說者譏焉過矣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
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

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私喪謂父母之喪對國喪則爲私君親分均在官則君重以親亦臣也除謂喪畢禫祭除服君喪不敢私服謂始喪不成服喪終又可行除服乎於是雖過時而不除除則必有祥禫之祭待君喪旣除而后殷祭禮也殷盛也禮盛曰殷卽祥禫也曾子疑父母之喪何必定除夫子謂禮惟其時弗可過也君子於親喪終

身弗除豈曰不能患其過于制也故四時吉祭過時
則亦不祭況喪服豈可過時所以必除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殷事猶言盛事謂月朔及薦新之奠君有此事則往朝夕哭奠不必往也啓謂將葬啓殯歸哭哭親反反

君所如君薨未殯則身先已在君所聞親喪歸殯親而復反于君所也家有朔奠爲新之事則歸朝夕哭奠則不歸大夫則其家老攝之士則子孫攝之大夫之適妻君有殷事亦往君所如婦事舅姑然也

按君未殯而歸殯父母以臣無子獨也如月朔殷事君親同日君既殯而有親喪者則之君所君未殯而有親喪者又歸何相違也大抵聖人言仁卽是義孝爲百行之本故曰孝者所以事君移孝作忠非謂先君遂可後親也記者欲明君親并重仁義不偏廢後儒乃謂義可斷恩貪位之夫至親死不奔喪託言奪

情以濟其私則不孝莫大乎是我　國家制禮臣子于親喪皆歸終三年此萬世不刊之典安在今禮不如古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誄之言累累舉死者生平實行而爲之辭猶今行狀誌銘之類卽其所据以爲謚者以賤誄貴以幼誄長嫌于承奉而不公故天子崩羣臣稱天以誄之諸侯薨天子誄之公也

按此節意主秉公不在辨分蓋以卑誄尊直則傷倨

不直則不足信如今之行狀誌銘雖出于尊貴者浮夸無一字之情況出于幼賤者乎幽厲桀紂苟非稱天臣子何能及此後世謚法壞于天子不制諸私議妄作諂諛風行所以濫耳以尊制卑則禮嚴以卑奉尊則義屈故上得誄下下不得誄上解者專以下謚上階榮辱之柄爲非禮此李斯所以欺秦皇者豈免王作誄謚之意哉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僻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供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非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歛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

大夫士一節也

國君以事出疆必爲三年之戒備恐未得遽返也於是以所爲親身之指隨行慮死亡也如死于外其入也如何禮既殯乃成服今薨于外大斂未殯孝子遂成服從柩歸不待殯也共供同有司供也嗣君在喪稱子即孝子也麻弁喪冠絰謂首腰絰疏衰麤麻布爲衣裳菲草屨鄭謂不忍成服于外既疏衰菲杖謂不成服非也入自闕毀垣而入示變也升自西階柩自外來客之即殯于西階也如尸但小斂則孝子未成服免而從柩歸小斂而曰柩以隨行之椑斂也入

自門升自阼階猶生事之也此禮君與大夫士同一節猶言同等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既引謂柩行在塗柩行以從牽之曰引遂遂終事也掩柩曰封不俟子不俟嗣君而先歸也若送親葬聞君喪則既封改其送葬之服往哭君如君初喪則袒免括髮徒跣以往如君既殯成服則斬衰衆苴杖菅屨以往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隋)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

於祭也

祭禮士以特牲大夫以少牢上牲卽少牢凡廟皆在宗子家故祭必往祝祝辭孝子卽宗子介子猶副子介副也亦大也指庶子之爲大夫者攝主謂大夫庶子代宗子主祭者庶子雖代不備禮不厭祭祭有二厭無尸曰厭始尸未入祝酌奠神于室中西南隅下深奧處謂之陰厭祭終尸出佐食徹尸俎設于室西北隅向明處謂之陽厭時無尸飲食神歆其氣故曰厭不厭祭不敢望神之必享也不旅不旅酬也假嘏通不假謂祝不以嘏辭致福于主人綏言墮也下累

曰墮謂將食雜取俎豆之實墮之席間祭始爲飲食者尸與主人皆然介子攝主則不綏配謂主婦配獻攝主則無主婦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謂不旅酬也方主人酬賓賓在西階前東面主人設奠爵于賓俎北賓坐取爵奠于俎南不舉以酬長兄弟也不歸肉謂不徹賓客之俎送之也辭于賓謂將祭肅賓辭稱宗兄或宗弟或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使某告也攝主爲兄弟輩稱宗兄宗弟或祖父子孫輩稱宗子此以上皆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者代之之禮雖殺而行于宗子家廟蓋宗子爲士有二廟也如無爵之庶

子攝祭則弁不得祭于宗子之廟但望祖禰墓爲壇以時奉祭耳若宗子死于他國庶子無爵不得立廟但告于所祭者之墓而歸祭于其家庶子告墓自稱名無爵不得言介子非宗不得言孝子然止于身沒至庶子子則又有爲之嫡者祭稱時亦可稱孝矣子游之門人有庶子攝主祭者用此禮以順古義今世俗庶子祭不先求古人制禮之義是妄祭而已

按鄭解不配謂祝辭稱皇祖某不言以某妃配若是則但簡禮于神而非殺禮于主人甚無謂也古者封建世官重適以明統抑庶尊宗靡事不然至于祖考

之祭用庶子代而貶其殷薦之禮遂宗子之尊則是子孫重于祖考矣無宗使庶代亦爲殷事不可廢代之而又殺其禮奚貴爲代君有事不祭亦使臣攝庶代宗簡畧如此臣代君宜如何宗子有爵廟建于宗子家宗子無爵庶子有爵庶子廟亦建于宗子家若族多宗庶皆貴則宗子家廟不勝重累若皆無爵則祭于宗家何所若有爵者忽存忽亡則廟乍興乍毀豈勝其煩古者世官故宗子勢重其法行後世世官不行欲以宗法通諸天下後世難矣法非不善行之未必盡得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其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曾子疑神本虛無古者為尸以象之此豈必不可無者若厭祭無尸不亦可乎凡祭始而陰厭尸未至也

終而陽厭尸已出也故厭厭祭無尸孔子告以祭用尸以象死者之威儀故成人死者祭必用尸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之無孫取于同姓此祭成人之禮也祭未成人殤者無尸不飲食而但歆其氣曰厭生未成人死未成喪故祭不用尸祭成喪者無尸是以殤待之矣孔子又言厭殤有陰有陽謂厭適殤于陰厭庶殤于陽曾子疑謂一殤二厭故問殤子不得祔祭于祖惟祖廟正祭有始終二厭何有于殤故夫子分别示之陰厭者厭宗子之爲殤者宗子未成人死庶子弗爲之後但爲之主其祭既卒哭吉祭用特牲殤祭

用特牲敬其為宗子也祭有尸則佐食舉食侑之厭殤無尸故不舉肵之言敬也主人敬尸别以俎薦心舌延尸受所食品物之餘曰肵俎厭殤無尸故無肵俎水曰玄酒祭用重本也祭殤禮輕故無玄酒主人獻尸畢祝告利成于主人利養也言利養禮成無尸故不告利成此禮皆行于宗子家廟室西南牖下幽奥處不見陽光亦如正祭之厭神于奥故亦謂之陰厭此厭適殤之禮陽厭者凡殤也凡殤謂庶殤無後謂庶子無嗣者祭于宗子家廟室中向明之處不敢當奥與其酒尊設于東房不移尊入室古室户在東南

隅凡祭皆于西南牖下不受牖明曰奧鬼神尚幽故祭主奧厭以陰爲尊也陽厭不于奧于見明處爲室之白禮殺也東爲陽酌酒于東房行禮于明室故曰陽厭此又厭庶殤之禮非始終二厭之謂也

按陰陽之厭一而有適庶之分何也厭適殤于陰反諸幽求神之道也鬼神尚幽盡其所以事之當室之白則從人之宜率畧之義云爾室白無定處離奧皆白鄭必謂西北隅拘也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記自不相戾鄭改祔作備非也蓋殤主固祔于廟祭實不得合于祖主祔廟喪服

小記所謂祔食也祭不得合于祖曾子所謂不祔祭也不祔祭即所謂不備禮也大抵祭必用尸古人過用之禮孫幼使人抱之是兩尸也厭殤不厭成人於義亦未允如以為成人用尸天地神祇之祭何以皆用尸義未確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亘)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否)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貪)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

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

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

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痁閃平聲

引牽柩行也堩道也有變且否者言變常禮乎且不

變乎道右路旁右也凶事尚右聽變俟日食之變也

明反光復也送死漸遠之道故曰柩不可反者也如

可反則反既不可反不如速行聽變而遲恐不達故

曰豈如行哉逮日及日未入舍奠止館舍設奠於行

主也不蚤出謂晏乃出不暮宿謂未夕先宿見星而

行則晨夜昏暗急遽危險不敬不慎也行禮謂助葬

疾病也助葬使人暗行是以人之親病于危險也

按此章之義言天變當敬大事宜謹非謂日食皆足

以妨葬而葬皆有道路之憂也古者卜日而葬日食

有常度豈待引就道而後議禮老聃之說後儒因問

禮附會之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

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

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

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人初死升屋招魂也公館公家之館私館民間客舍使臣死于公館則復死于私館則不復因所寓公私以爲隆殺也曾子謂凡使臣所館雖民舍亦公何謂之私孔子善之而言館之公私不係于公家與民家舍于卿大夫之家無君命皆私館也公所造之館與雖非公館而君命爲使臣館卽公館矣聘禮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但問有君命否不問室宇之公私也

按招魂禮近俗此節問答亦無深味夫子何爲善之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

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去聲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去聲自史佚始也

自八歲至十一歲死者為下殤葬無棺以土周圍築堲封之檀弓曰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此也園圃近宅葬于園不遠送也機凡屬木為之不斂不棺以機輿尸往不用車園近故也今世葬殤者于墓地塗遠不可與機故當以衣棺斂于家以車遣送之可也史佚周良史將葬下殤于墓不敢用棺斂召公

教以棺斂而周公可之者君子義以爲質也下殤用棺木而衣棺之自史佚始矣

按此章事本附會然亦足以矯泥古者之非檀弓君適長殤用車三乘則是君下殤猶得車一乘如曾子問下殤躶葬耳豈其然乎說者以庶人之殤爲解庶人不得車且不得衣棺乎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受宿猶受肅謂已受君命肅戒而忽遭門內齊衰之

喪不敢以私服廢君事則宜出門舍于公館待祭事畢而後歸哭也尸弁冕以下又言爲尸之禮弁冕猶言冠冕弁冠通名冕則冠服之貴者下之謂遇尸于路必下車也尸亦必式以答之尸出必有前驅辟行人也

按爲尸受宿遭父母之喪必無出舍待事者父在母喪亦門内齊衰母死而出舍公館冠冕乘車前驅辟人禮乎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

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金革之事兵甲之事也無辟猶言不辭初有司謂失禮始于有司後遂襲用之有司既典職卒然不得遂耳致事謂致還君事終親喪也必俟既殯既葬者初喪昏迷匆遽不遑也殷人以既葬則周人以卒哭禮愈文則致事愈從容記古語臣有父母之喪而君許致事是不奪人之親也子于遭親喪而不越喪從事是

不自奪其親也況金革之事可以不避乎昔者魯公伯禽當武王初崩三年之喪甫卒哭而出征淮徐書之費誓是也東郊不開不得已爲之令人無故奪親從戎好戰趨利以伯禽爲口實非禮也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世子因篇首語命篇。世子即太子。古字世太通。篇內所言皆教太子。不無駁雜煩複而禮樂名物之數孝弟仁讓之跡。大畧可覩非獨爲世子者所當知耳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

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子以禮見父母曰朝。內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

入而夕每日二朝常禮也今文王增日中為三朝朝事有二一問安一視膳雞初鳴以下問安之事食上以下視膳之事內豎內庭小臣御侍也不安節謂有疾不安其起居之常度也行不能正履謂隕越失措也食上進食也在察也食下徹膳也問所膳問所食多寡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勿以所食之餘再進也不敢有加猶言不敢改也間息也謂病休息也文王病息武王始脫冠帶寢故夢也帝上帝西方九國近西周之國齡字從齒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十齒者壽之數草木年終零落人老齒零落故謂年為齡

武王夢帝與已九齡蓋壽止九十而文王壽百年割三年與武王故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也武王八十生成王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踐履也阼主位伯禽周公世子於魯公也周公以成王年幼未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臣不可抗君但以世子法加伯禽使成王視傚之成王有過公撻伯禽所謂抗世子之法也抗猶執也有周三世家法相承皆以文王之爲世子者足法也一說此句記者題前所記之事結之夫天子之孝與庶人異以文武爲人子而問安視膳小節兢兢克勤如此大道不越庸行耳矣

按減齡益齒事涉不經周公踐阼尤罔先聖成王十三歲非甚童蒙何謂不能涖阼周頌載見之詩成王始即位朝諸侯而作解云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言諸侯來朝稟受法度也又云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言王率諸侯祭于廟也其涖阼甚明說者謬解洛誥復子明辟王及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語謂周公踐阼七年始復政成王以十三歲天子尸位七年則二十矣而始復辟然則周公貪叨何異莽操金縢武王崩管叔流言成王疑公公避居東作詩遺王王猶不釋發金縢而後信此豈幼冲無知不親政事者所為乎王

雖年少而峻刻猜忌如書云譸張率殺朋比記功享惟識物賞不明農故召公不悅云嗣子大弗克恭遏佚前人光讀詩書而知公所以事幼主者兢兢惟艱矣自古謙遜不驕孰如公者豈有七年踐阼之事與殺管叔皆戰國縱稗邪說經殘聖遠承襲虞舜攝位伊尹放太甲疑周公亦爾而不知虞夏商周未可同日語也堯老舜攝巡守陟方脩輯群瑞此官天下事隆古一見不可再矣湯於伊尹學焉後臣嗣王不副奉厥考放之此師臣之事千古再見不可三矣至於商周之際世運寖降主少國家多難公吐餔握髮猶

不免于譏而欲行攝政放主之事識時務者不爲況謙謙如公乎至謂武王終成王無以爲子公抗法於伯禽誕說也考之詩書成王立三監啓釁公避居東若二年還卽奉王東征者三年匆匆無一日之間武王大封同姓公旦得魯成王命伯禽歸魯在東征前故奄徐作亂東郊不開伯禽在魯矣何嘗得與成王從容同學周公亦安敢以危疑之身撻其子抗其君乎其謬甚明讀者宜超然朗鑑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

文王世子

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
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學士謂俊選之士司徒所升者也必時四時各有所
學也干盾也以爲衞戈句戟也以爲刺羽鳥羽籥管
屬四物皆舞者所執東序國學之東廂干戈武舞羽
籥文舞干戈羽以爲容籥以爲聲皆樂器也干戈以
習武備羽籥以習聲容皆寓于樂崇文也春夏陽氣
發揚故習舞蹈秋冬陰氣凝靜故習聲容于學于小
樂正而大胥贊之戈學于籥師而其丞贊之南南音
卽周南召南也詩云以雅以南鼓南謂以鼓奏二南

舞干戈也春誦誦詩也夏弦鼓琴瑟以詩被之也大師樂官之長瞽宗殷學名禮謂禮義執禮者典禮之官書謂文籍典書者掌書之官詔告也禮始於質故禮在殷學典謨始于虞故書在虞庠庠虞學名上庠庠在國者春夏爲陽故諷誦弦歌宣暢之象秋冬爲陰故學禮讀書蓄聚之象皆所謂時也

按鄭解南爲南夷之樂据周禮旄人舞夷樂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緯書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曰侏離北夷曰禁夫先王教世子學士豈其舍華音雅樂而習四夷之聲乎隨時造就使勿曠業

學干戈羽籥者有時不廢詩書學詩書者有時不廢禮樂非局定四時之謂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不盡同也又云虞有上庠下庠夏有東序西序殷有左學右學周有東膠虞庠鄭註儀禮遂謂周立四代之學此云學舞于東序夏學也禮在瞽宗殷學也書在上庠虞學也其東膠周自立之學也詩又有辟雍泮宮亦周學也夫王者同民一德立教齊俗豈其造士之地而無定在淆雜若此乎記者訛承舊聞影響重複惟孟子近古其言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

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而朱註因以庠序校爲鄉學學爲國學豈養老習射教士皆于鄉而國學將焉用之豈夏獨教而不射殷獨射而不養周獨養而不教不射乎蓋三代隨義立名養賢教士習射皆所以明倫云爾在國皆曰國學在鄉皆曰鄉學雖有多名實非四學蓋凡學宮必有牆宇因牆名庠因樹名射因牆樹順直名序以其作樂有瞽工又曰瞽宗以其有泮水曰頖宮以其水環壅如璧曰辟雍以其均造天下士曰成均以其爲天子之學曰大學以其糾集多士曰膠即校字之轉也非一名

一學之謂此章所言皆教世子其庠序瞽宗皆國學耳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上節言教世子所學之事此節爲講說其義祭祀養老乞言合語皆禮樂之事祭凡郊社禘嘗皆是養老養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世子孝弟也乞言謂求三老五更教言合語謂祭祀養老乞言與凡燕畢皆

於旅酬時相語禮不止此四者首言祭禮莫詳于祭也終言合語禮終于合語也養老乞言國學之事數者皆用禮樂故小樂正以詔世子與學士習禮樂者於東序之中也戚斧也干戚成人者之舞故大樂正教之說猶論語稀之說禮樂之義也語說以禮樂之義教之命猶教也養老乞言國學之禮大樂正與大司成主其事故大樂正授以升降陳設之數大司成教以行禮之說皆於東序大樂正卽令司業大司成卽令祭酒世子學士侍坐聽大司成論說其席遠近間三席謂師與弟子席及中間空處合之共可三席

古席制廣三尺三寸有奇三席函丈遠近適中便于諮問也問終却坐以背負壁避後之來問者凡問侯先生陳事語終未竟而問是僭言也

按禮樂教多端而義深遠樂正師胥授之以數所識者小大司成論說則義精矣先王教世子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必先以羽籥弦誦歌舞聲容者何哉人含血氣而生是謂陰陽其放佚傲惰犯上作亂者血氣勝也聖人立教于方蒙養之以和平諧之以聲音啓之以舞蹈閑之以節奏以揉其驕貴之習振其怠惰之氣故舜命夔典樂教冑子使之寬溫無虐無傲

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子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先聖後聖其教同也是以武城弦歌夫子喜之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以之爲子則孝以之爲臣則忠以之爲弟則友易占蒙養詩誦磬髦由此其選故孝弟者禮樂之實羽籥弦歌者禮樂之器先王以羽籥與禮樂以禮樂與孝弟此立教之方樂正司成所爲詳說者此也故德以樂成官以樂名今之司教者言父子兄弟長幼之倫無詩書禮樂之教猶欲其行而塞之途也樂記詳之矣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

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春謂世子學士當春入學所謂春誦也官謂太師之屬釋置也奠安也安置品物于地無尸無飲食獻酬故不云祭云釋奠也先師謂古先賢傳禮樂者四時小禮故不及先聖言春則夏可知秋冬亦如之所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其官皆以時釋奠也始立學謂始封之君進立學宮先聖謂古聖人作詩書禮樂者行事即行釋奠之事先聖尊始祀釋奠必加幣也合作樂也衆音集曰合國故國有凶喪之故否謂

不合樂大合無一音不備也唯天子視學養老大合樂尋常釋奠合之而已

按鄭解必有合謂本國無先聖則合鄰國先聖先師釋奠非也千里一賢猶謂比肩五百年一聖是旦莫遇矣先師國皆有之顏安得先聖比鄰可為合者聖人天下師何必鄰國若是則惟齊滕邾薛得祀孔子而他國非鄰與其國自有先聖者即不得合祀邪鄭之迂鑿類此本文合與大合義自了然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

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句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語論材也郊即王制所云鄉簡不帥教者不變移之
郊郊亦有學養不帥之士材品最下然亦論之就不
賢不才中量收賢者才者不甚責備之也上則以德
行進次則以能事舉又次則以言語起下至一曲之
藝皆戒誓使勉力向學以待再論儁其德事言三者
有一必進其等于同類中仍以優劣為次序用之若
此者謂之郊人成均天子之學選進之士所自立也
名為郊人者所以遠之於成均成均皆俊髦士司馬
所論官爵之上位尊顯之者此郊人因材節取王制

所謂執技藝事上不貳事不移官不與士齒者不得取爵於上尊也

按註疏以論于郊爲論才于小學非也鄭解取爵上尊謂郊人亦得酌酒於上尊以相旅甚迂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始立學謂新國初立學也祭器未備必先興器或曰興釁同殺牲以血塗其器祭之奠用幣旣釁器然後以其器告成于先聖先師釋菜謂不用牲用蔬菜比釋奠尤簡爲告器而已不舞故不授樂工舞器如羽

籥干戚之器禮畢退東序行一獻之禮無副賓之介無旅酬之語蓋學制草創多士未集禮樂未興從簡也

按鄭謂釋菜于虞庠儐賓于東序據王制虞庠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兩學相對附會周兼四代學之說夫西郊東郊相距非邇西郊祭祀東郊飲酒無謂又以成均爲五帝學名皆附會之說

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

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教世子舉其目也樂由中出以平其驕亢之情禮自外作以收其放佚之氣樂養內以達于外禮防外以達于內所謂交錯發形也故其德之成也懌懌者從

容和順之意恭敬溫文中和交脩之氣象申明前數節教世子禮樂之義子路問士子云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即所謂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也如是而爲子不孝爲弟不弟爲君不仁者未之有也此先王所以教禮樂之意傳輔也養涵育意審詳愼也諭通曉也前後出入謂周旋不離也保護也師帥也記曰述所聞也疑止其前丞承其後四輔謂前後左右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凡避必左輔以扶之凡右則順弼以拂之三公謂師保傅不必備唯其人謂得人則備官不得人則虛位使能防匪人也君子曰德君國子民爲德

也德成則道援立軌範尊百官序式無敢不正庶政舉國家治皆本于君子之德君子者君之謂也先王教養世子期於為君子而已

按此節傅保之官即孔書周官所謂三公三孤燮理陰陽寅亮天地者而周禮六卿無此職惟大司徒之屬有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有保氏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未知孰是而周官云惟其人不惟其官亦曰官不必備惟其人二語大足補周禮之缺此節亦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先儒謂保傅為兼官無專職本此今用之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紆）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

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說詳前于其身謂紆曲其身也猶檀弓云于則于之于言殺身有益於君志

士皆能爲之況紆曲其身以善君周公爲之有餘矣教成王而抗法於己子所謂紆其身也欲爲人父必先學爲子欲爲人君必先學爲臣武王崩成王無爲子之處故曰以爲世子則無爲周公執行世子之道於伯禽以示之凡人君子世子以父之親兼君之尊能有父之親乃可以子天下能有君之尊乃可以臣天下不父不君不可以有天下使天下不知有君不知有父亦不可以有天下是故教養世子者長世之本倡率之道不可不愼也行一物猶言行一事齒者比次之意幼而齒生老而齒落故年謂之齒人齒比

次整齊故序亦謂之齒齒讓謂以年齒相遜讓衆著
謂衆人明著語古語樂正官名司業主世子詩書之
業父師謂君父司成主成就其德行一一人指世子
元良首善也書云元首明哉貞正也四德始元終貞
世子賢則德始一人化終四海所謂人倫明於上小
民親於下苟自世子時驕傲成性他日何以爲億兆
之主周公踐阼四字記者記前事之目猶上文教世
子與文王之爲世子之類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
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

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去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

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此節記國君待宗族之禮皆世子所當知也庶子官名卽諸子周禮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正於公族爲政於公族也睦友子愛皆孝弟之屬睦友以交乎旁

子愛以恤乎下朝謂公族朝君內朝謂路寢之庭東面謂立于西階北上以北爲上尊者在北以次立而南也同姓內聚以昭穆之長幼爲序雖貴臣亦論齒外朝路寢門外之公朝百官皆在論官之崇卑司士亦司馬之屬掌朝儀之位司士爲之則庶子不得主也有事于宗廟亦百官皆在如外朝之位宗人掌宗廟禮事授百官以執事亦論爵之尊卑與所當供之官職也登餕謂祭畢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餕尸之餘也獻謂祭將畢嗣子洗爵獻尸受爵謂尸以爵飲嗣子嗣子拜受也上嗣冢嗣此宗廟之事

皆庶子治之庶子之治主于親親雖子弟三命之貴不以先無爵之父兄公大事謂君喪臣皆斬衰其布升數多寡各以本親爲麤細親者服麤疏者服細庶子序列其位次使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非但君喪雖公族有喪亦以精麤爲序父兄雖尊必序于主人之下使主人在前爲喪主也公與族人燕飲同姓一本不可以賓禮疏之必使異姓一人爲賓君尊不可陪賓使膳宰爲主人若公與父兄燕公執弟子禮不以貴先父兄也如族人會食品物之隆殺會遇之疏密視世次之親疏如從兄弟比兄弟降一等之類

或曰齊衰者一年四會食大功三會食小功再會食緦麻一會食之類公出在軍則以齋車奉祧主行庶子從君守護禰當作祧公若有政出疆如朝覲會同之類則庶子以公族之大夫士無事者守公宮以公族適子守太廟貴宮謂祖廟之尊者貴室謂路寢下宮謂親廟下室謂小寢五廟之孫謂五世以上同高祖之孫諸侯祀五世故云祖廟未毀親未盡宗未易服未絕情相聯屬也雖其孫賤爲庶人其冠昏必告君死喪必赴君練祥之祭必告君休戚相通不以貴賤間也族相爲謂公族與公族自相爲禮弔謂弔喪

免謂袒免四世而緦五世袒免六世服絶相弔而已宜弔不弔宜免不免則有司罰之凡賵死車馬曰賵貨財曰賻珠玉曰含承奉也有正有常禮也死罪謂大辟刑罪謂小辟磬謂如磬懸而縊殺之不離其身首也甸人郊野之官磬于甸不戮于市也纖謂墨刺剸割也劓刵之類告于甸人手甸所訊鞫之也公族不加宮刑不絶同本也獄成謂訊問得情罪不可解也讞獻獄辭于上也作樂盛饌曰舉變謂變其飲食衣服居處之常如其倫之喪謂如親疎之倫賻贈襚奠之也但以其為罪人雖當服亦不為之服猶親哭

者不忘親親也蓋王者奉天行政雖有親親之心不能枉天下之公雖有八兵之法終不忍忘同本之愛至于罪大惡極無恩三宥至有司之正不可奪人主之權不能芘其族然後見大公之心眞有不得已焉耳殺之而又素服哭之如禮喪之仁至義盡豈哀矜之虛文也哉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

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此覆解上節之義明父子者齒莫先于父子舉其最重以明貴之不敵也體異姓者異姓一體不以公族分同異也崇德者爵尊則德盛也尊賢者序事以辨賢也上嗣繼祖故爲尊祖服重者居前使主人自盡故爲不奪人親正室宗子爲族人所尊有君道焉庶支皆臣屬也故正室守太廟所以尊宗子明君臣也親未絕而列于庶人謂五世之孫親未盡其人苟賢必貴之親未盡而爵不及其無能可知故賤之也公族有罪不得以親干有司之法正道也術道也所以一體庶姓無偏黨也刑于隱謂刑同族于甸師隱僻

處古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刑于隱者不與國人謀其
所親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
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
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
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
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
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
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

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
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
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
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
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此記養老之事天子視學蓋漢以後記事之語大昕
初旦也鼓徵擊鼓徵召學士行事行祭祀之事秩節
常禮也命有司致祭于先師先聖畢復命于天子天
子始往故曰始之養也養養老東序即國學東庶古
三老之神主在焉先適東序釋奠于古之爲三老者

遂設三老五更之席天子親往陳饌之所省視醴酒。養老之珍羞既具遂迎老入樂作歌咏天子退酌醴薦食脩孝養之禮獻畢反卽席樂工升堂歌文王清廟之詩歌畢合語以成就養老乞言之禮所言皆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于清廟文王德音之極致禮之大者也凡歌在堂上樂作堂下舞在堂前之庭下管堂下之音竹爲主象謂以管吹象舞之曲而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文王舞大武武王舞舞皆有歌周頌維清之詩象舞之歌也武詩武舞之歌也歌爲聲舞爲容咏文德而舞武功大合在學之衆人示以先王

功德之事通達神明之情興揚祖宗之德君臣會于斯因行禮以正君臣之位貴賤合于斯因序立以辨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亦于養老行矣樂闋樂終也有司告樂終禮畢諸侯皆在王于此時命諸侯反國皆行養老之禮于東序諸侯國學之東序也王恩徧天下所謂終之以仁也兼言幼者尊老所以示幼也記事謂記其事以為法慮之以大欲以孝弟達之天下愛之以敬謂愛不忘敬釋奠設席是也行之以禮登歌合語之禮也脩之以孝養適饌省具也紀之以義正位辨等也終之以仁樂闋命諸侯也始謂孝弟

發于慮終謂教化行于天下愼謂愛敬禮養仁義皆本諸孝弟之心謹而行之衆莫不喻曉矣兌命商書篇名

按三老五更之名不見于詩書鄭謂爲老人之更事者也三象三辰五象五星蓋後世緯稗之說孟子云所謂善養老者制民田里教民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今之諸侯有善養老者仁人以爲已歸矣然則養老之事當世已有行之孟氏弗善也東漢行之而仁讓之效終不復覩師古不以迹好禮不以文也此節所述文義濶畧亦非古人之舊章矣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債聲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世子之記重述所聞也禮書篇終多繫以記蓋記前文所未備申明凡為世子者之禮或謂古有是禮文

王行之然則聖人亦章句之儒爾邪不滿容者憂之
貌容充也面色喜則充滿憂則消削問所膳羞問宰
人所進之品味必知所進謂知親所嗜也命膳宰卽
篇首命未有原也齊玄齊則衣玄卽夏后氏之燕衣
也君有疾世子齊而玄端親供養也嘗饌善謂加餐
也復初謂疾愈復常也

禮記通解卷七終